



在幸福的國家裏

言方 萬衆 邊至 言己

左 林著

青 年 出 版 社



在幸福的國家裏
訪蘇遊記

左 林 著

青年出版社出版





在幸福的國家裏

訪蘇遊記

著者：左 林

出版者：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八面槽甘雨胡同甲二三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新 北 京 印 刷 廠



1951年7月初版

定價 3,700元

1952年11月三版

35,001—65,000(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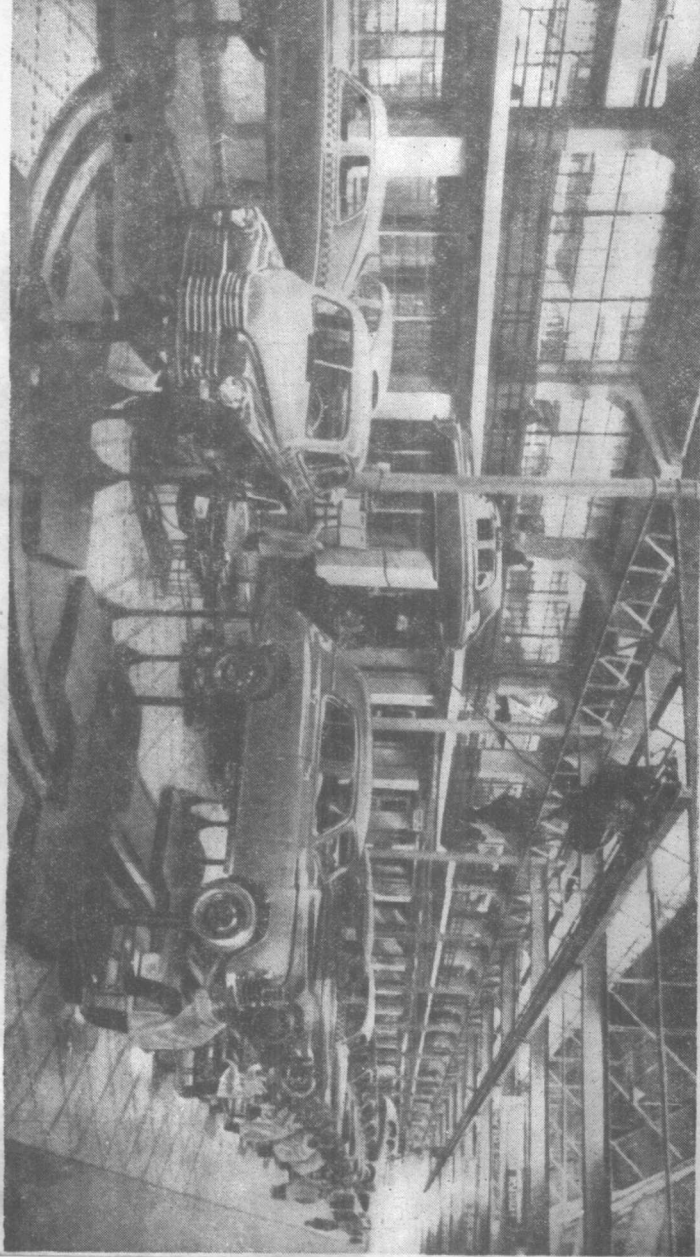


蘇聯少先隊員
們的海水浴
◇

蘇聯集體農莊
自動擠奶器
◇







幾分鐘就出一輛汽車的蘇聯汽車工廠



宮殿似的莫斯科地下鐵道車站

目 錄

橫貫西伯利亞	(一)
五海之港的莫斯科	(二)
五海之港的莫斯科	(八)
克里姆林宮	(一二)
人民送給斯大林的禮物	(一六)
文化生活	(一八)
在英雄的城市列寧格勒	(二二)
英雄的城市	(三〇)
紅領巾和釣魚鉤	(三六)
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	(四〇)
蘇聯是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	(四四)
河水代替了九十萬匹馬工作	(四八)

如同城市般的鋼鐵工廠……………(四六)

向農村城市化道路前進

由一架拖拉機到五十三萬架拖拉機……………(五一)

赫魯舍夫集體農莊……………(五三)

基米拉斯夫農學院……………(六一)

花園中的農民療養院……………(六八)

斯大林所教養的青年

無腳飛將軍……………(七三)

坦克車手……………(七七)

由農民成爲水電專家的人……………(七九)

榮獲列寧勳章的姑娘……………(八〇)

像美麗的花朵般開放着的蘇聯兒童

皇宮式的日丹諾夫少年宮……………(八三)

在蘇聯英雄卓婭學校裏……………(九三)

後記……………(一〇〇)

橫貫西伯利亞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由於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邀請，中國青年訪蘇代表團由北京出發了。

代表團是由青年團中央及各地青年團的負責同志、青年英雄模範與文藝工作者所組成。與代表團同行的，還有在中國參觀了四十天的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團。

隨着火車的前行疾駛，大家的心情也就不斷地興奮和緊張起來。興奮的是不久就可以看到我們久已嚮往的蘇聯，緊張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這次訪蘇的任務。那些任務就是：宣傳中國人民的勝利；宣傳中國青年在參加人民革命鬥爭以及新中國建設中的各種成就；發展中蘇人民和青年之間的友誼，以及研究和學習蘇聯青年團領導青年一代參加祖國建設的經驗。

車到滿洲里時，大家見到窗外地上，已經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於是都把大衣和毛皮靴子穿上了。雖然如此，下車後不久，腳還是有些冰涼的感覺。這不禁使人感到，三天的變化是多麼的大。我們從北京出發時，穿着夾衣還覺得熱，而這裏已經是冰天雪地了。

出了滿洲里，火車在鋪着白雪的平原上行駛。當一塊很高的石碑，和一座木頭的國門出現在我們眼前時，大家都爭着把頭伸出窗外，揮着手喊：再見吧，親愛的祖國，我們懷着對你無限的熱愛暫時和你告別。

在蘇聯邊境上的第一個小站奧特堡，我們換乘了蘇聯的火車。在中國作了四十天客人的蘇聯青年團中央書記之一的賽米恰斯尼，殷勤地走來走去招待着我們，他笑嘻嘻地說：「半小時前，我還是你們的客人，現在恰好我們的位子互相調換了一下。」

蘇聯爲我們準備了華麗的國際列車。車廂四壁是印花漆布，地上鋪着紅毯。當我們坐下後，發覺被單和枕頭，全部都是新的，從被頭上的出品標誌，又使我們知道這是莫斯科九月間的出品。這樣熱情的招待，不但使人感動，而且也使人有些過意不去了。

列車疾駛在鋪着白雪的、西伯利亞的平原和山地上。我們不時看到那些密密的森林，有的是好像穿着護士衣裳的白樺林，也有在冰天雪地中，驕傲地長着綠葉子的松林，還有那些只剩下光禿禿的樹幹的森林。有些森林被砍掉的樹根，和那些未砍的樹是那麼整齊地隔開着，使人深刻地感覺到，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都是在那麼有計劃地進行。

第三天，火車沿着貝加爾湖奔駛。貝加爾湖是世界上最深的、也是最大的淡水湖，又是在嚴寒中，永不結冰的湖。它深達一千七百一十米，並且有三百五十條河流匯集到這個湖裏，其中只

有一條河流通海。

太陽照耀着一望無際的，如同海洋般的湖水，發出藍色的耀眼的光芒。湖水翻起的白浪，好像無數白鴿在天空自由飛翔着。車上擴音機不斷播送着「貝加爾湖之歌」。賽米恰斯尼指着窗外說：「最近正在修建貝加爾湖的水電站，這工程完竣後，湖的水位就要提高八九米，那麼我們現在走的地方都是澤國了。因此現在鐵道工人們，正在設計另外開闢一條山路。」儘管帝國主義在瘋狂備戰，但蘇聯却在進行着各種偉大的和平建設。

在革命前，沙皇對西伯利亞一點興趣也沒有，他只是把它當作流放那些反抗他的犯人——革命者的好場所。因此西伯利亞留給人們最深刻印象是：荒涼和寒冷。革命以後，雖然西伯利亞每年還有六個月溫度在零下的嚴寒氣候，但荒涼却變成了繁榮。在鐵道兩邊，我們常常看到規模不大的集體農莊。那些木頭房子的農家門口，堆滿了乾草和樹枝，小棚裏還養着牛、豬和雞，看樣子，農民的生活過得很好。

在世界上最長的雙軌鐵道——西伯利亞鐵道上，我們每天都要經過一兩個大城市。這些城市在革命前，祇是些木頭房子，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工業的貧困的城市。可是現在都是高樓大廈，煙囪林立，街上行駛着電車的、繁榮的工業城市了。在伊爾庫次克、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亞等城市，我們不但受到熱烈的歡迎，而且觀光了這些新興的城市。

大雪紛飛中，我們經過新西伯利亞，那些林立的煙囪所吐出的黑煙籠罩着雪花紛飛的天空，一時無法散掉，顯示出一個工業城市的特殊景象。這座城市在戰前只有四十萬人，現在則成爲七十萬人的大城市了。經過鄂木斯克，這座戰前只有二十八萬人口，現在却有五十多萬人口的工業城市時，歡迎的羣衆熱情地和我們擁抱着。有些青年人，爲了更清楚地看見我們，紛紛爬到列車的頂上站着和坐着，雖然車頂上結着一層厚厚的冰雪，異常光滑，使攀登的人們手指凍得發僵，但人們還是一個接一個地往上爬。好像看台一樣，四五個車廂頂上都站滿了人。臨別時，蘇聯青年又把像茶壺大的、鮮紅的蘋果一籃接一籃地送上車來。西伯利亞本來是不產蘋果的，但現在根據來郵報的學說，却在異常寒冷的、過去認爲出產蘋果是一種神話的地區，種出又大又香又甜的蘋果來了。

看到這些，代表們都興奮地談論着，女拖拉機手梁軍說：現在我們東北松花江以北那塊地區的條件，比起過去的西伯利亞要好得多，看到他們的成就，是那樣有力地鼓舞着我，回國後一定更加爲祖國的建設而努力。其他代表也都同樣地感覺到：從蘇聯在短短三十多年內，把荒涼的西伯利亞，建設成繁榮的成就中，看到了我們祖國偉大的前途。

火車不停地向西疾駛，幾乎我們每天都要把手錶撥慢四五十分鐘，不然的話，錶上明明指着上午十時，可是窗外還是漆黑一片。有些人乾脆地把它撥慢了五個鐘頭，因爲北京和莫斯科之

間，正好相差五小時。由於這種變化，每個人都多睡了五小時，可是蘇聯的列車員說：一點也不可能多睡五小時，因為當你們回國的時候，又要把那多睡了的五小時吐出來啊！

車到烏拉爾的斯維爾得諾夫斯克城時，已經是第六天燈火輝煌的時候了。烏拉爾是亞洲和歐洲分界的地方，這裏礦產極為豐富，常常被蘇聯人稱為國家的寶庫。戰前三個五年計劃完成後，烏拉爾工業已經很發達了，戰時，許多工業又由烏克蘭一帶撤退到這裏，而且許多撤退來的龐大的工廠竟在短短的十幾天，一兩個月恢復了生產。因此烏拉爾在戰時曾有力地支援了前綫。

當火車在車站停下來時，和前幾天經過赤塔、伊爾庫次克、新西伯利亞和鄂木斯克一樣，站上站滿了歡迎的羣衆。羣衆隊伍前列是蘇沃羅夫軍官學校的學生，學生的後面是來自各種工作崗位的青年和壯年，還有老先生和老婆婆。他們舉着列寧、斯大林、毛主席，還有劉副主席、周總理和朱總司令的巨像。他們高興地笑着，揮動着雙手。在音樂聲中，斯維爾得諾夫州的黨委書記、團州委書記、黨市委和團市委書記，陪着代表團的團長馮文彬同志和代表們走出車站。

當我們出現在雄偉的石橋上時，橋下一片黑壓壓的人羣大聲地歡呼，無數次重複地喊着：「萬歲！斯大林。萬歲！毛澤東。」一直到我們的代表講話時，歡呼聲才停止下來。當我們離別的時候，許多青年們擁向前來，把自己心愛的東西送給我們。有些人再三地要求我們回國時，一定要在斯城多住一些時候，因為毛主席和周總理曾在這裏停留過四小時。

在到莫斯科前一天的晚上，當我們舉杯為感謝餐車的工作同志對我們熱情的招待而乾杯時，那些熱情的蘇聯姑娘立刻提議在餐車上，開一個臨別晚會。擴音機播送着俄羅斯民間歌曲，穿着白工作服的姑娘們，一個接一個跳着俄羅斯民間舞蹈，五十多歲的老太太也表演了一個舞蹈。最後連那位做飯的、胖胖的大師傅也跳起來了。她們是那樣熱情奔放，同時又是那麼真誠地款待着自己的客人。她們給我們的印象是那樣深刻，使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吃飯的時候，她們總不斷地勸你多吃一些，當你沒有把所有的菜吃完時，她像淘氣的孩子一樣，不把你的盤子拿走，一定看着你吃完，如果你沒有吃完最後一道菜，就要起身走的話，她會在門口把你攔住，很生氣地請你坐下來吃完它。而且她們不斷地觀察着我們，看我們喜歡吃什麼，盡量做中國風味的菜，因此一連做了好幾次餃子。當我們個別同志暈車，不吃飯時，那可就忙壞她們了。她們把飯菜端開車廂裏去，好像媽媽和姐姐那樣關心地問這問那，如果不吃的話，那她就會不高興，而且立刻找來了醫生。

這條橫貫西伯利亞的鐵道，如果把它和橫貫蘇聯歐洲部分的鐵道連接起來，那麼就是一條非常長的鐵道了。從海參崴起，到蘇聯歐洲部分西邊的國境，長達九三三七公里，火車日夜不停地開，也要花費十二天才能走完它。我們在這條鐵道上，走了一大半，因為從滿洲里到莫斯科，整整化去了七晝夜。

十月三十日的上午，我們在軍樂聲中到達了莫斯科，這是我們久已嚮往的，住着世界人民領袖——斯大林的地方。

在中國就已經熟悉了的，蘇聯青年團中央書記米哈依洛夫同志，以及青年反法西斯主席裴斯良克和許多蘇聯青年領袖們，還有中國大使館的代表都來歡迎我們。

車站的燈柱上，掛着中文和俄文的歡迎標語：「斯大林同志萬歲！毛澤東同志萬歲！」，「中蘇兩國牢不可破的友誼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代表們在標語下走過時，蘇聯青年把一束一束的鮮花獻給我們，不少人竟雙手抱滿了鮮花。

站外的廣場上，特別搭起了一個木台，台上掛着巨大的斯大林和毛主席的畫像，中蘇國旗隨風飄揚着。當我們走上台時，台下數千歡迎的羣衆，響起了一片掌聲和歡呼聲。米哈依洛夫和馮文彬同志都作了簡短的講話，正如米哈依洛夫所講的一樣：「中國青年訪蘇代表團來到蘇聯，象徵着中蘇青年之間的友誼更進一步的鞏固！」當代表們走下台時，立刻被充滿着熱烈友誼的蘇聯青年包圍住了。

五海之港的莫斯科

五海之港的莫斯科

莫斯科，那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地方。蘇聯人民嚮往着它，就像血液流向心臟一樣。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八百週年紀念時，斯大林曾讚揚過這座對祖國有偉大貢獻的城市。在歷史上，莫斯科曾經三次將祖國從外來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這三次就是：蒙古的奴役，波蘭和立陶宛的侵略以及法軍的入侵。不僅如此，莫斯科重要貢獻應該是：把分裂的俄羅斯團結成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的國家。革命後，它又成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

在莫斯科，我們曾經看見一張三十三年前莫斯科的照片，照片上是一排二三層樓的木頭房子。而現在，在同一個地方，木頭房子都為七八層的高樓大廈代替了。莫斯科人告訴我們說：「從前莫斯科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木頭城，同時也是一個紡織城。」因為那時莫斯科的房子有一半是木頭的，另外一半是一些簡陋的磚房。沒有什麼重工業，只是紡織工業比較出名。